

论《海上花列传》中的饮食书写

许海容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杭州 317200

摘要:《海上花列传》是韩邦庆所写的一部以清末上海各层级妓院为主要场景的世情小说。这本小说真实地反应了处于时代巨大嬗变中的上海社会风貌,以及在妓院中活动的文人墨客、买办富商、官员胥吏以及他们与各层次妓女的往来。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提出,“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方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海上花列传》对于上海的社会风貌,以及男女情事很多时候就是在对于饮食的书写中展开的。因此,《海上花列传》中的饮食书写中有很多值得玩味之处。《海上花列传》中的饮食书写主要有以下:展现了作为租界开放后,多方文化汇集下的上海风貌;展现了倌人与嫖客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不同层级人物的巨大经济差距。

关键词: 饮食书写; 社会风貌; 人物关系; 层级差异

世情小说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日常生活是世情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而一日离不开三餐饮食。因此,饮食书写是一本世情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情小说诞生之初,饮食书写就承担着重要的作用。《金瓶梅》中的饮食书写就已经初步承担了展现时代风貌,展现人物特点和关系,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甚至饮食有隐喻意义。随后的《红楼梦》在《金瓶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使得饮食书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这两本书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世情小说。

《海上花列传》作为清末的一本世情小说,难以避免的受到了前代巨著的影响。《海上花列传》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上海社会的日常生活。在《海上花列传》中,饮食书写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海上花列传》中所描写到的饮食种类繁多,主要有主食、菜肴、糕点、干货水果、酒、烟、茶等。这些饮食出场与上海妓院的规矩有密切关系,《海上花列传》中“长三书寓”“么二堂子”都分为打茶围、装干湿(指仅以干湿两种果品招待嫖客而不留宿)和摆台(提供酒菜以供嫖客请客),再不济的“私窠子”也会以瓜子点心等来招待嫖客,这些妓院中提供的服务项目都与饮食有关。对于饮食的书写,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地域风貌,写饮食的同时也是对人物关系的描写。

一、多方文化汇集下的上海风貌

《海上花列传》以清末的上海为地点。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此时的上海,迅速畸形地繁荣起来,成为中西方、中国各地文化的汇集地。首先,《海上花列传》绝大多数场景展现的是南方的饮食文化。从饮食所选取的食材来看,全书的描写中,无论是正式的筵席,还是日常的便餐,所吃的主食都是米饭,《海上花列传》中一共提及“稀饭”一词33词,提及“干饭”3次。稀饭可以出现在一两人家常用饭的餐桌上,也可以出现在正式的宴会场合作为收尾,所覆盖的场合极其广泛。《海上花列传》还多次出现南方的食材,比如说雪里红、百叶(江南这边一种用豆腐皮包裹肉馅煮制的点心)、蟹、火方、鸭掌。《海上花列传》中提及菜名的菜肴不多,但是在少有几处中都体现了南方的烹饪技法,比如第十四回中,李鹤汀以糟蛋下饭。第三十八回中,齐韵叟家中的七夕宴席上有醉蟹。糟醉,是带有鲜明江南地区特色的烹饪技法,“清末民初,随着上海都市的兴起,苏浙商人在沪开设紫阳观、邵万生等商铺,以精制的糟醉鸡、鸭、鱼、肉供应市场,脍炙人口,名传大江南北。”^[1]在今日,江浙一带的餐桌上依旧流行着众多的糟醉的菜式。上海是重要的通商码头,活跃在上海的,有来自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贩。《海上花列传》中不止一次提到过西方的食品,这些食品不像《红楼梦》中的番鸭、暹猪一样,作为稀罕物只能由簪缨世族享受。它们虽然还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已经成为餐馆中的菜肴了。第十九回

作者简介: 许海容(2000—),女,汉族,浙江台州人,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信人屠明珠以咖啡待客，主菜也是西菜。三十一回中，一群人去壶中天大菜馆吃饭，饭后以咖啡作为饮品。甚至赵朴斋也去福利洋行买过西洋点心。《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享用中国其他地域食品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一笠园中的伶人瑶官可以拿得出一大盒广东点心，朱蕙人、陶云甫等人给黎篆洪做生日就以满汉全席宴客。以南方饮食为主，辅以全国各地的特色食品和外国美食从地理位置上展现出了上海繁荣的一面。

而《海上花列传》中大量出现的鸦片烟则可以读出上海这种繁荣的背后还有着畸形的一面。《海上花列传》全书总共六十四回合，其中提及鸦片的情节有三十三回合，数量相当惊人。从接待社会底层人物的私窠子到自诩雅士之人涉足的长三堂子，都准备有鸦片以待客。书中所涉及不同身份的人物，如作为官员的王莲生，又比如后补县令罗子富等，都熟练的吞云吐雾，可见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从《海上花列传》中饮食的描写中，可以读出作为上海社会风貌。

二、饮食表现出的不同层级差异

《海上花列传》中的妓院被分为了长三书寓、幺二堂子、私窠子三种层级，其中信人们的享受是逐级递增的，三者之间有着财富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巨大的差异从《海上花列传》中还写了初入上海的农村少女赵二宝的状况。从饮食这一个侧面展现了四者之间巨大的物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赵二宝们”是如何堕落的。第二十九、三十回中，农村少女赵二宝初入上海，此时她将水果点心还有虾仁饺包在手绢中分与母亲洪赵氏和哥哥赵朴斋，对来自于农村的赵二宝来说，这些食品就已经是难得的了。私窠子、幺二堂子和长三书寓可以从待客作为标准看出不同层级之间的财富差距。私窠子中的诸十全招待李鹤汀的是四色点心，咸馒头、甜馒头、蛋糕还有瓜子，诸十全家的瓜子是从床下的瓦坛子中捞出来的。逛惯了长三堂子李鹤汀鉴于诸十全的殷勤才勉强拆一角来吃。彼时的农家少女赵二宝成为长三堂子的信人之后，以烧麦馒头、糖、饼干和水果招待嫖客史天然，这时的赵二宝不再是那个会把水果、虾饺视为视为珍品的乡下女孩了，洪赵氏要下人把这些点心装好给史天然带回去的时候，赵二宝认为母亲的做法让她坍了台面。可见赵二宝在短暂做信人的这段时间里，一定更深地见识到了物质的享受，而对于物欲的追求又进一步让赵二宝更加深陷堂子的生活。又比如说长三堂子

里的金巧珍带着自己的客人陈小云去拜访幺二堂子里的姐姐金爱珍时，金爱珍殷勤叫来点心要敬给陈小云，但金巧珍觉得姐姐太小家子气而表现出不情愿，从中也可以见到长三堂子和幺二堂子的物质享受不同。《海上花列传》中还描写了老牌信人屠明珠是怎么招待嫖客的。从屠明珠家的宴会的场合来看，“右边做了大菜间，粉壁素帷，铁床玻镜，像水晶宫一般”^[2]。招待嫖客是“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3]。屠明珠家摆台用的是全套西洋餐具“玻璃罩彩花两架及刀叉瓶壶等架子，八块洋纱手巾，都折叠出各种花朵，插在玻璃杯内”^[4]。屠明珠家吃的是“元蛤汤”“板鱼”“芥辣鸡带饭”等菜式，一共有八道大菜。板鱼即是比目鱼，“板鱼”和“元蛤”都属于海产，价值不菲。众人在屠明珠家是给黎篆洪做生日，林素芬向朱蕙人埋怨为什么不来她这里请客时，朱蕙人就直白地说林素芬这里是小场合与黎篆洪不相配。从菜式的种类到涉及的食材和会客间中的种种陈设，屠明珠家的奢华是顶级的。农村少女赵二宝被物欲裹挟，入行做了信人。顶级信人屠明珠深谙嫖客们对于物欲的追求，主动迎合以获利。

三、饮食表现出的人物关系

饮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而是传递感情的重要方式。《海上花列传》中借饮食表现出了信人与信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人与嫖客之间的关系。一个堂子里不止一个信人，其中年资较高、生意好的信人在堂子里也更有地位，如周双珠、黄翠凤。年资高、生意好的信人与堂子年资低的信人吃饭，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视、荣耀。比如第十七回中，周双玉因双宝的奚落两人大吵一架，周双珠就在争吵事后让娘姨请双玉一起过来吃晚饭。双玉对于双珠的邀请，心中想的是“双玉听见双宝挨打，十分气恼本已消去九分；又见阿姐特令娘姨来请吃饭，便趁势讨好，一口应承。”^[5]可见双珠借着这次吃饭，一面安抚双玉，一面也是趁势敲打双玉，让双玉安分一点。从“特令”二字中可见，地位不同的信人之间并不在一起吃饭，从周双玉一口应承的态度中，也可以窥见饮食是用来加强信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黄翠凤对黄二姐极力赞赏黄金凤，认为金凤一定会成为出色的时髦信人，因此黄翠凤也常常带黄金凤一起吃饭，而从来不带自己看不太上的黄珠凤。

饮食，也是展现信人与嫖客之间关系的工具。信人借饮食与客人拉近关系。《水浒传》中潘金莲以“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盞残酒”^[6]引诱武松。第二回中私娼王阿

二以自己喝剩的半盏残茶勾引赵朴斋。《海上花列传》中筵席中的重要活动就是划拳吃酒，信人出局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客人代酒，甚至在客人做了多个信人时，信人还会争相帮忙代酒。比如罗子富输掉五杯酒时，“那一个新做的信人叫黄翠凤，也伸手来接酒。”^[7] 么二堂子的信人金爱珍在长三堂子里的妹妹金巧珍和“妹夫”陈小云来时，金爱珍拿出妆匣里的玫瑰花酱以自己的银簪为匙请陈小云吃。金爱珍叫了点心来三人一起吃，金爱珍张罗着让陈小云吃点心，并为陈小云敬菜。第八回中，罗子富向黄翠凤纳上自己的拜匣后，顺利成为黄翠凤的入幕之宾，这时黄翠凤招待罗子富用的就不是外面厨子做的菜了，而是自家小厨房做的。又如黎篆洪在屠明珠家摆生日宴时，“第二道上的板鱼，屠明珠忙替黎篆洪用刀叉出骨。”^[8] 屠明珠还亲手给黎篆洪剥胡桃、榛子等干果。从私窠子到长三堂子，饮食都是她们用来拉拢客人的工具。除了大部分时候，饮食书写中展现了信人对客人的讨好之外。在个别例子中，也存在着客人讨好信人的情况，如王莲生与沈小红争吵后，王莲生主动点沈小红喜欢的虾仁炒面以讨好。

饮食，还可以看出客人与信人们之间关系的本质。虽然表面上看，私窠子的私娼被赤裸裸地羞辱，而么二堂子里的信人被称为小姐，长三堂子里的信人被称为先生，但实际上，她们都只是满足高级或低级嫖客们欲望的工具而已。嫖客们享用她们，和享用一道菜没有什么区别。第三回中，庄荔甫、赵朴斋等人在聚秀堂吃酒，应召侑酒的信人们就被视作一道菜，杨家姆报说：“上先生哉。”第一回中，赵朴斋拉着陆秀宝求欢，要摸陆秀宝的胸脯，张小村笑赵朴斋，“耐放来啖‘水饺子’勿吃，倒要吃‘馒头’”^[9]。长三的信人们自视清贵，但是张蕙贞也被洪善卿以“吃点心”开过玩笑。女性的身体被他们物化为食物，食物可以是功能性的，信人也有功能性的一面，潘三是夏余庆、徐茂荣等发泄性欲的工具。食物可以是装点性的，信人与食物一样也可以是装点性的，

如黎篆洪以华美的筵席和美丽的信人来装点自身的富贵。人们对于食物不会有同情理解的感情，一如大部分嫖客们仅仅看到信人们的功能。

小结

《海上花列传》中对于饮食的书写比较精简，但是从韩邦庆寥寥几笔中我们还是可以读出多文化交织下上海的风貌。同时，饮食反应出不同层级信人之间巨大的财富差异，并且展现女子们是如何受物欲影响而堕落，又熟练地利用男性的物欲。饮食，还可以信人在客人面前的谄媚、讨好，显现出男性物化这些不同层级的信人的本质。

参考文献

- [1] 溱客：方志上海. (2022). 梅雨的季节，除了潮湿还有故事. 澎湃. 2023-8-17, 来自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8793117.
- [2]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63页.
- [3]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63、164页.
- [4]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63页.
- [5]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
- [6] 施耐庵：《水浒全传》[M]. 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181页.
- [7]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 [8]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65页.
- [9]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页.